

The Know-It-All

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BECOM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

我的 大英百科 狂想曲

[美]A.J.贾各布斯 著
黄芳田译

三万三千页
四千四百万个单词
一百亿年历史
一个无比谦卑的愿望：
我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Know-It-All

我的

大英百科

[美]A.J.贾各布斯 著
黄芳田译

狂想曲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4421 号

A. J. JACOBS

**THE KNOW-IT-ALL: 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BECOME THE SMARTES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A. J. JACOB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美)贾各布斯
(Jacobs, A. J.)著;黄芳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858-4

I. ①我… II. ①贾… ②黄… III. ①读书笔记-美
国-现代-选集 IV. ①Z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2346 号

特约策划:王轶华
责任编辑:吴继珍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58-4
定 价 35.00 元

作者序

我知道在土耳其引领风骚的前卫杂志的名称。我知道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是为了钱而结婚。我知道美国喜剧演员艾博特是个卖友求荣的人,爱尔兰很盛行缺席选票^①,侏儒的屁股很翘。

我知道英国人在一七九七年试过抽取“钟税”(犯了大错)。我知道美国职业棒球选手汉克·阿伦曾经帮印第安纳波里小丑队打过棒球。我知道圣经里的亚当活的时间比美国新闻节目《六十分钟》及《六十分钟续集》所有记者的年龄加起来都长(正确来说是九百三十岁)。我知道南美洲的阿查瓜族^②膜拜湖泊,以及第一个把棒球引进日本的人是个共产党员,还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认为威尼斯“如果把水排干”会是挺美好的城市。

我所以会知道上述这一切,是因为我刚刚读完了大英百科全书开首一百页,觉得自己有点像著名的气球飞行员阿布鲁佐在高空飞行般感到头晕,但也惊觉世上的资讯量多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感到自己才把这些资料拼命往脑里塞,它们就满得从我两耳点点滴滴流了出来。但最重要的是我

① 通过邮寄方式预先投票给选举机构。

② 阿查瓜人是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东部的南美印第安人。

已下定决心，要把这套百科全书依照英文字母顺序从头到尾读一遍，或说得明确点，从第一条“雅乐”(a-ak)到最后一条“日维茨”(zywiec)。现在我连A字首前面部分都还没读完，但我会继续翻阅下去，直到全部读完为止。我已经上路了，只剩三万二千九百页就读完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发现自己一屁股坐进长沙发里，眯眼看着细小字体讲述侏儒屁股以及南美洲湖泊呢？且让我稍稍往前追溯一下。

我以前确实挺聪明的，那是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事实上大家还认为我蛮有头脑的。我度假时带着劳伦斯的小说，辩论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满腔热忱，谈话间不时加个文绉绉的“纵然如此”，肚子里挺有料的。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开始了漫长又缓慢的下滑，滑向愚钝。到了三十五岁，我已经变得无知到丢脸的地步。要是情况再这样下去，到四十岁时，我大概只会把日子花在收看《幸运轮》综艺节目，就此终老，而且愈来愈懒。

我就像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眼看着当年昂贵的大学教育逐渐化为乌有。没错，我是还记得在布朗大学四年里所学的几件事，举例来说，我记得在宿舍房间地板上放了五天的墨西哥面饼卷多少还是可以吃的，只要咀嚼够用力的话。至于真正书本上的学习呢？我不假思索可以确切回想起班上三件事情：

一、比较文学教授把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排除在课程外。

二、西班牙文班上有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拒绝用阳性代名词。“La polloe”“不对，el pollo。”“La polloe”“不对，不对，el pollo。”等等。^①

三、在尼采研讨会上，有个家伙举手发言：“要是我再多听一分钟这个，我会疯掉。”然后他猛地站起身来走到教室后方，从窗口跳出去。那是地面楼层的窗口，不过还是很令人难忘的一幕。

我的才智急速下跌，部分要归咎于生涯选择。大学毕业后，我在《娱乐周刊》找到一份撰稿工作，这份杂志专门报道影视和音乐圈动态。我的脑袋里塞满了流行文化的无用废物。我记了“超级男孩”合唱团团员的姓名，还有他们的编舞者姓名。我可以告诉你哪个明星戴了遮秃假发，哪个人的

① Pollo 为公鸡。西班牙文的名词、冠词要随词性阴阳之分而定，la 为阴性冠词，el 为阳性冠词。

乳房是假的，哪个人又是两者都有。但这也意味着，凡是深刻的东西都挤出我脑袋之外。我可以很自信地谈那个吃甜甜圈的荷马，却完全忘了那个写出长篇史诗的盲眼家伙。^①除了八卦报纸的八卦专栏，以及封面上有魅力名人照片的书之外，我已经不阅读其他东西了。我书房里还真的有一本翻烂的女星玛丽露·亨纳尔自传。后来我在《君子》杂志找到编辑工作，情况算是略有改善（我现在知道 Syrah 和 Shiraz 是同一种酿酒葡萄的不同称法），但是我目前的知识基础依然破得可悲，到处是马龙·白兰度身材那般大小的缺口（顺便一提，我也读过他的自传）。

多年来，我也想过要阅读大英百科，但没很当真。虽然这辈子我还没完成什么特别叫人另眼相看的事，除非你把我小时候搜集各大航空公司呕吐袋一事算进去，但我一向都认为读大英百科是很不错的磨炼。这是座知识的最高峰，我的珠穆朗玛峰，庆幸的是，这座知识的珠穆朗玛峰不会在我两边耳朵形成冰锥，也不会剥夺我最心爱的气体之一——氧气。而且在每样事情上，我都上了个速成课，学习方面也不会再有任何缺口没填补。在这个凡事都极端讲究专精的时代，我会成为美国最后一个拥有全面知识的人，还大有可能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

其实我以前也真的涉猎过工具书，话说大学毕业之后，我曾花了两天时间钻研韦氏大字典，但主要是为了找一些只有两个字母的字，以便我跟人玩拼字游戏板时可以出招考倒别人（那时我算是待业青年）。结果那次经验还蛮成功的。你大可赌上最后一块 xu（苏，越南货币单位），赌我连 gi（空手道服装）都不用穿，就可以踢我 jo（苏格兰俚语，女友之意）的屁股。

但是阅读大英百科这点子，其实是我爸那里偷学来的。我还在念高中一年级时，我爸这位纽约律师就决定要阅读大英百科。我爸是个热爱学习的人，他去念工程研究所，然后又去念商学研究所，再去念法律研究所。就在他准备报名念医学研究所时，我妈跟他说，找份工作或许是比较好的点子，因为有工作就可以赚钱，有了钱，对于购买食物多少颇有帮助。不过尽管他白天上班，却还是继续维持他的读书瘾并写学术性文章。一九八二

① 吃甜甜圈的是卡通《辛普森家庭》的爸爸荷马·辛普森，写长篇史诗的则是希腊盲眼诗人荷马，他著有《伊里亚特》。

年，他认定要在每件事情上成为速成专家的话，大英百科不失为很好的捷径。但他念到 B 字首的一半，我想大概是到了“婆罗洲”(Borneo)条目，却半途而废，他归咎于太忙。如今我打算从事这项大业，挽救家族荣誉。

我打电话告诉老爸这个好消息。

“我准备把你开了头的事给做完。”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要把整套大英百科读一遍。”

他一时没吭声。“我听说 P 字首那部分是最棒的。^①”

我就知道他会说俏皮话，因为这是他的作风。他满脑子各种领域的资讯和智慧，但对着我姐姐和我时，却宁愿讲笑话、耍宝，譬如帮我们倒水时满到杯口，整得我们喝水时一定会泼洒出来。他的严肃谈话都留到上班去讲，或者跟家族里的其他律师讲，我们家族里有十几位优秀律师。说不定这情况很快就会改变，或许等我跟他谈起腓尼基人那套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时，他会把我纳入他那个大人的圈子里。

我也拿这点子去试探我太太茱莉，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正开始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盘。

“我认为我有必要变聪明一点。”我说。

“为什么？你已经很聪明啦。”茱莉示意我把海绵递给她。

“我想我得少看一点真人秀电视节目。”我说。

“我们大可把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限制到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想去读百科全书。”她没有接腔。“大英百科，从头到尾，从 A 字首条目到 Z 字首条目。”

我看得出茱莉不看好我，而且她理由充分。当年我们两个是在《娱乐周刊》上班时认识的，她做业务，拉广告、跟客户闲聊，在交际场合如鱼得水，我则拙于社交，而且她非常实际，我则很不实际。谈恋爱刚开始进展很慢，主要因为她以为我是个同性恋，但迄今我们也厮守五年了。这些年里，她听我宣布过很多其他大计，例如有次我想要发起杂志界的桌球联盟，或者打算要写一个以身怀妥瑞氏症的总统为主角的电影剧本(剧名暂定：《向

① 指 please(拜托)。

怪元首致意》),到头来却只见这些大计一一告吹。

“亲爱的,很难说,”她终于答腔了,“听起来好像又是白费工夫。”

先不说这不看好以及有点忧虑的部分。茱莉光是设法把我拉出家门,去跟其他真实的三度空间人类互动,就已经大费周章了。无疑她已经推测到,这套百科全书又让我添了一个理由,更可以紧赖在我们家那张舒适的长沙发上。“不如吃遍纽约每家餐厅怎么样?”茱莉建议说,“你可以从餐厅名字 A 字首的那家吃起,然后一家一家吃到 Z 字首的,这不是很好玩吗?”

很英勇的尝试。不过我对这百科行动计划认真得很。

等我告诉朋友们时,也没得到多少热烈支持。“你不能读读《克里弗名著解读》(Cliffs Notes)丛书^①就算了吗?”这是最多人的回应。有个朋友提议我不妨改为阅读儿童读物《布朗小百科》的每一册。有的人觉得也许小孩子看的《世界百科全书》的程度还比较适合我,起码包含了大量图片。不行,我告诉他们说,我读的非得是大英百科不可。

的确也是非它不可。昨晚我做了百科全书的初步调查研究,大英百科依然维持金牌水准,是百科全书中的蒂芙尼珠宝。它始于一七六八年,是史上再版最持久的工具书。过去那些年代,为大英百科撰写条目的人包括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还有魔术师胡迪尼。目前的撰文者名单有十几位诺贝尔奖及普立策奖得主的大学教授,还有其他颁奖典礼的获奖者,这些颁奖典礼可不是美国电视名人梅丽莎·李佛斯会评论的那种典礼。网络兴起之后,大英百科经历了严酷时期,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逐步裁掉了上门推销的销售员,但它依然奋力前进。很多人公认,自一九一一年以来,那个传奇的第十一版是大英百科最好的版本,它曾激起了一阵狂潮,虽然那种狂潮有点盲目崇拜的意味;但目前存世的这些版本还是最了不得的一个知识来源。

是的,现在有网络,我也可以上谷歌从 A 字首资料读到 Z 字首,然而网络资料的可靠性,就跟放在超市结账柜台处那些糖果、电池旁边摆卖的刊物差不多。想要快速查询网络的可信程度吗?请搜寻以下两个字:per-

① 这套丛书解读各种经典文学作品,是美国学生重要的参考读物,有点像我们的语文参考书。

fectionist(完美主义)和 perfestionist(此为拼错的字)就可知道。不了,我还是宁取老派书籍,大英百科就是有一种吸引人的稳固可靠性,我甚至不想要只需四十九美元就可买到的新巧光碟版,也不要每月订阅的线上大英百科;我会买一套一千四百美元的人造皮革精装版,这价格说来不便宜,但肯定不及念研究所那么贵。再说,读完时说不定还可以去上电视益智节目《大冒险!》,赢取足够买十几套大英百科的奖金。

下订单两天之后,那几箱书到了,总共有三箱,每一箱大得可以装一部冷气机。我拆开纸箱看看新买来的东西,这是一套很漂亮的书,乌黑油亮,书脊上有烫金字体标出该册首尾两项条目。举个实例:有一册是“排泄/几何学”;另一个是“梅纳日/渥太华”,这倒多少证实了我们大家听说过关于加拿大人爱胡搞的传言。^①

看见大英百科以三度空间方式出现,虽然引起茱莉一阵恐慌,唯恐它占掉我们家书架的大部分空间,但同时也充分彰显我这番追求的重大性。我看到的是三千三百页,六万五千篇文章,九千五百位撰文者,二万四千幅插图。我看到的是三十二巨册,每本重达结结实实的一点八公斤,装订了超大张的薄纸页。总字数:四千四百万。

我使了个聪明的拖延诡计,把所有书堆叠在地板上,高达我胸口,有一百三十公分高,堪称是个知识的小巨人。我跟这个新对手以假想拳击比划了两下,虚击了一记右拳,然后又退后看着它。这景象挺让人心烦的。花这番工夫真的是个高明主意吗?这是利用时间的最好方法吗?或许我该尝试完成的是某件比较容易的事,譬如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修一门课,或者买条新泳裤。但是不行,我已经许下承诺了。

我把第一册蓦地往双膝上一放,感觉很有重量,感觉很有学问,感觉很好。我稍稍打开书时,坚实的书脊带给我颇愉快的微微抵力。然后我就读了起来。

① 原文是 Menage/Ottawa,前者是法国学者梅纳日,后者是加拿大城市渥太华。但两者合念与法语“menage a trois”谐音,意谓一对夫妇与其中一方的情人同居,类似“三人行”,故作作者有此戏语。



雅乐

a-ak

这是大英百科的第一个条目：“雅乐。”接下来的说明是：“古代东亚音乐。参见‘gagaku’（雅乐）。”整篇内容就这么寥寥数字，然后是：“参见‘gagaku’。”

真会耍人！一开始就这样，这滑头的大英百科先让我来个进退两难。我该先翻到第六册查出这个“gagaku”吗？还是坚守原来计划，接着看“AA”部分的第二个词语？我决定还是继续在“AA”部分奋力前进。干嘛要破坏悬疑的乐趣呢？万一有人聊天时扯到“雅乐”，我就来个虚张声势，唬他一番：“喔！我爱雅乐！”要不就说，“你没听说麦当娜准备要在下一张唱片收录一首雅乐吗？”

无伴奏合唱

a cappella

真叫人惊喜。我很清楚这是什么——以前有个女友就是大学里的无伴奏合唱团团员。他们唱威豹乐队(DefLeppard)的歌曲，还称那种音乐为“无伴奏摇滚”(Rockapella)。一词二义。真不赖。

亚琛

Aachen

接下来的几项条目，让我的平均得分大大降低。华人将军的名字或者

佛教徒名录我一个都不认得，也从来没听说过亚琛，这个城市是德国最高温硫磺温泉施韦特-奎利温泉的所在地。我拼命背下这些资料，如果目标是做个万事通，就不能挑三捡四的，即使是条顿民族这些默默无闻的地标也不能例外。

亚伦

Aaron

我读到“亚伦”了，摩西的哥哥，就是那种差劲的兄弟、妈妈不大讲起的那个人。“哦？亚伦啊？他还好啦！还在摸索他自己的路。不过我们回头讲摩西吧。你有没有听过红海的事？”

这倒是很好的教材，因为我是犹太人，却从来没受过任何宗教上的训练，也从没行过受诫礼^①。我所知的犹太相关知识和传说大部分是从查尔登·海斯顿主演的电影得来的，^②也不敢自称是守诫者，虽然的确会在赎罪日^③吃顿清淡的午饭。所以大英百科会成为我的教主，我那姗姗来迟的希伯来功课。

艾博特和科斯蒂洛

Abbott, Bud, and Costello, Lou

看了一大堆统统叫做“阿巴斯”的波斯统治者资料之后，终于看见这两张熟悉脸孔，可是等到大概了解他们的过去，原先的轻松感就消失了。这对知名搭档之所以会开始合作，原来是因为有一次科斯蒂洛在纽约帝国剧院演出，但他的固定搭档因病缺席，而艾博特当时在剧院的售票处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替角，结果演出顺利，艾博特也就成了科斯蒂洛的长期搭档。

这可不是个让人感到温馨的故事；这是个警世故事。我再也不打电话去请病假了，因为不想在感冒二十四小时之后回去上班时，发现收发室的

① 犹太教男孩满十三岁，行过受诫礼就成为成年教徒，从此必须谨守一切戒律，平日晨祷佩戴经文护符匣。

② 美国影星查尔登·海斯顿主演过许多以圣经为题材的电影，包括饰演《十诫》里的摩西。

③ 赎罪日是犹太教最隆重的节日，节日特点是戒食、戒饮和戒色。

洛比志愿担任起主编来。这是个竞争激烈的冷酷世界。

A、B、O 血型

ABO blood group

A 型人比 B 型或 O 型人更常罹患胃癌，几率高出百分之二十。那就是我，A 型血的人。这比背后捅人一刀的科斯蒂洛故事还要让人心寒。显然我得要有心理准备，去知道一些很不喜欢知道的事。

押沙龙

Absalom

押沙龙，这位圣经里的人物，是读大英百科截至目前死得最离奇的。在一场森林战役中，押沙龙飘扬的头发被一棵老橡树的树枝缠住，这一来他就被敌人约押(Joab)逮到杀了。这一点，我想，也就是军队规定要理平头的原因。

不眠修士

Acoemeti

公元五世纪期间，一群僧侣不间断地合唱。他们是以接力方式做到的，每隔几小时就有一个神清气爽的僧侣来替换唱到精疲力竭的那个。我很喜欢这幕情景，不过也很高兴自己不用跟他们做邻居。我们讲的可是 MTV 频道还没有播映之前老早就存在的二十四小时连播娱乐节目喔，很可能还是滚石合唱团主唱米克·贾格尔没出生之前的事。

糊涂脑袋症候群

Addled Brain Syndrome

好吧，我承认，这个是我捏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糊涂脑袋症候群这回事。但的确有什么东西在折磨我，就在我一小时又一小时狠命吸收这些资讯时，发现自己晕头转向，经常得休息一下，在办公室里到处走动，一如我那些健身教练常讲的，用散步来消除一下。你只不过扭伤了脑，又不是骨折。小子，用散步来消除一下吧。

阅读大英百科实在比我预期的难很多、很多，然而同时又容易到很奇

怪的地步。从某方面来说，这完全就是给我这种人读的书；我是看英国摇滚歌手彼得·盖布瑞尔的音乐录影带长大的人，对于甲基安非他命只有蚊蚋般的注意广度，刚好大英的每篇说明都是短小、有趣的文章。觉得美国德州的阿比林市（Abilene）很无聊吗？接下来看废奴主义（abolitionism）吧。这个也厌倦了？别担心，喜马拉雅山的雪人（Abominable Snowman）潜伏在前面拐角处（顺便一提，令人费解的雪人脚印其实是熊奔跑时造成的）。阅读大英百科，就像频频转台去看播放深度文化节目的有线电视，那里绝不会少掉关于苏美^①的介绍。

但其间的转变却突如其来又无情，往往让你措手不及，就像心智上挨了狠狠的鞭打一样。你从低落到振作，从微小转到无限宇宙，从古代跳到现代。这中间可没有缓冲连接，也没有新闻播报员跟你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比较轻松的一面。”有的就只是一小块空白，然后“轰”的一下，你就从“神学”转台到“蠕虫行为”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尽管鞭打吧，这种种并列是愈怪愈好。现实生活也就是这么回事，就像一堆古怪离奇材料组成的沙拉一样。我很爱见到先知亚伯拉罕（Abraham）跟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凑成一对，卡尔·亚伯拉罕是德国精神病大夫，他提出关于肛门驱逐期和性蕾期的理论。

喔，没错，说到性，那又是另一个主题了。关于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惊喜的。大英百科或许不能跟电影频道 Cinemax 相比，但该有的可一点也不少！举例来说，我从大英百科得知爱斯基摩人会换妻；还有，阿查瓜族男人可以讨三四个老婆；爵床科植物的花朵则是雌雄同体。乖乖！这些材料可真是够味儿。超辣的，比施韦特-奎利硫磺温泉还热哪！我原以为大英百科很拘谨，不过看来它倒是很乐于告知裤腰带以下那些难以启齿的事。

说到令人心痒难搔的限制级材料，老天——还有暴力！我们的历史浸透鲜血，到了极不寻常的地步。有个波斯政治人物被仆役勒死，另一个是在蒸气浴室里闷死的。再不就想想那个可怜的阿伯拉吧，他是十一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从他的袖珍肖像看来，长得有点像美国影星斯蒂夫·

① 苏美是已知最早的文明发祥地，全盛时期为公元前三千年，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南部，即今日伊拉克南部，从巴格达周围到波斯湾。

巴斯米^①。阿伯拉提出的一些想法很有意思，亦即行为本身无关紧要，意图才是关键；换句话说，通往天国的路是靠着出于善意的意图铺成的。可是这项条目后来谈到阿伯拉和他学生哀绿绮思的恋情时，讲到他的下场很悲惨：哀绿绮思的舅舅在盛怒之下命人阉割了阿伯拉。看到这里，要我再深思上述“善意”的观点还真是做不到。天啊！我猜经过这样的风波之后，所有想跟哀绿绮思约会的人，八成都不敢再开口了。

性、暴力、领先于 MTV 的榜样——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的求知欲更加胃口大开。但我无意误导大家。就像我说过的，这是很艰苦吃力的事，辛苦得不得了。先说大英百科的庞大吧。我知道它包含了汪洋浩瀚的资讯，可是却不知道大到什么地步，直到我开始一杯又一杯舀这汪洋之水来喝时，这才真的搞清楚了。接下来要读的是关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资料，还会读到一份名单，列出组成该市的七个种族的名称：加拉人、古拉格人、哈勒利人、提格雷人、瓦拉莫人、索马利人，还有多塞人。我是不是应该也把这些种族名称都背下来呢？六个种族我还应付得来，但是七个？这可是很吓人的。

大英百科绝不是你可以浮光掠影随便翻翻就行的，而是得伏案全神贯注细读的书，就像从皮肉里剔除针尖或碎尖东西一样用心才行。它让我这个可怜的小脑袋很伤。直到目前，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的脑袋已经如何走样变形，反正就是不习惯这种思考方式，感觉就像是要叫脑袋在摄氏三十几度的高温从事三项全能运动，可是它却早已习惯坐在吊床上喝清凉的古巴薄荷鸡尾酒。我脑中数理科学的部分更不用说，早从大学时代就已经软弱无力，最了不得的也不过是计算我那张小小电子地铁储值卡的余额还可以搭几趟而已，而这个计算很少要用到二次方程式哪。至于工作上碰到最难的科学问题，是有一次我得要应付关于男性抗皱肉毒杆菌药物的几个句子，因此一读到关于以共轭硷与非水性溶剂进行酸碱反应，我就大惑不解，被难倒了。通常这类东西我得读了一遍又一遍，希望它会自动入脑。这招跟美国游客在欧洲碰到不懂英语的店老板所用的招数一样。雨伞，雨一伞！雨一伞一！大声多讲几遍之后，忽然就“啞啞”一声管用了。不过我还

① 斯蒂夫·巴斯米常演出神经质、偏执狂般的角色。

是照样稳健前进。

布朗森·奥尔科特

Alcott, Bronson

他是小说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①的父亲，本身也有知名之处，是个基层改革家，充满非正统的想法，曾为儿童开设了多所学校。这些学校有个最特别又不寻常的管教方式：由犯错的学生来处罚教师。这种做法是要给犯错的学生灌输羞耻心。嘿，这真是个聪明绝顶的想法，我有份很长的名单，上面列出我希望能够打他们屁股的那些老师，其中包括小学五年级的老师贝克女士，她强迫我们在园游会卖没加糖的面包，结果害我们很丢脸，只赚到一元五角三分美元。

阿尔杰

Alger, Horatio

我知道他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以写褴褛乞儿奋斗致富的小说而出名。但不知道原来他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教会当牧师，因为跟当地青少年有性方面的不当行为而被赶出教会，之后才从事写作。我早告诉过你了——大英百科也有像八卦刊物的时候。

紫晶

amethyst

我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要在跟人交谈时，想方设法把这些新发现的知识塞进去。不消说，我确实很想表现一下，但却不能就这么一口气报出一堆数据资料，这会很惹人厌，跟蟑螂类一样；这是一种壁虱，附带一提，它们藉由输送“精胞”这样的一小批精子来交配。

由于才刚看到 A 字母开头的最前面部分，所以这些很专门的新话题还不大容易出现在谈话中。要是你知道有多少日子都没半个朋友跟我提到土豚^②(aardvark)，更没提到土狼^③(aardwolf，大英百科很没有偏见地形

①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女作家，代表作为《小妇人》。

② 土豚，亦称非洲食蚁兽，管齿目土豚科哺乳动物，主要以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为食。

③ 土狼，食肉目鬣狗科土狼属，分布于非洲西海岸和南部，进食腐肉、鸟卵、白蚁。

容这种非洲食肉动物为“无害又胆怯”)，你一定会很惊讶的啦。

不过今天总算第一次成功提及了，嗯，其实也不知道算不算成功啦！好吧，就算是令人瞩目的不成功好了。彻底失败。反正总是个开始嘛。我跟一位作家在办公室里会面，要给他个截稿期。

“能不能星期二交稿给我？”

“星期三怎么样？”他说。

“行，可是不能超过星期三，不然我会把你修理得比鲍鱼多出几个屁眼来。”对方一脸困惑表情。

“鲍鱼是一种贝类，有五个屁眼。”对方没吭声。

“它们的壳有一排小孔，其中有五个小孔用来排泄废物。”

还是没吭声，一脸不快的表情。我的本意是想加点好玩的花絮，不落窠臼稍微转换一下，用个聪明的手法表明我真的很需要那篇稿子，结果反而把自己搞得像个巨大的废物排泄口。于是我想，在比较轻松的社交场合卖弄我这些增长的才智大概会容易些，于是那天晚上和茱莉去她朋友家吃晚饭时，我就准备大显身手让人刮目相看。我们去香秣和大卫的公寓里，彼此吻颊问候说：“见到你真好。”

“呼——”茱莉一面脱去身上层层厚重御寒衣物，一面惊呼。

“外面有点冷，对吧？”香秣说。

“还没有南极洲的东方工作站来得冷，那里的纪录曾经低到摄氏零下八十九度，”我接口说，“不过还是很冷就是了。”

香秣客气地呵呵一笑。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香秣开始对茱莉讲起她即将成行的加勒比海假期。

“真羡慕你。”茱莉说。

“就是啊，简直等不及去晒晒太阳，”香秣说，“你看我有多白。”

“每两万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患有白化症。”我说。香秣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这句话才好。

“言归正传，”茱莉说，“你们要去住哪家酒店？”

我大概不该说出白化症这个事实，可是又忍不住。我承载了满满的资讯，只要见到有洞可钻，即使是个小洞，甚至是个小孔，像鲍鱼屁眼那样大的小孔，也会马上钻进去。

大卫到厨房里拿了一瓶葡萄酒，又回到客厅。

“有没有人想喝点卡本内红酒？”

“我要一杯。”茱莉说。

“我也来一点，”我说，“外加一颗紫晶，要是你家有的话。”

大卫把头一抬。

“根据古人讲法，紫晶可以防止酒醉。”

“是吗？”大卫说。

“没错。我可不想落得亚历山大大帝的下场，他就是跟人较量酒力之后醉死的。”

“对，我也不想。”大卫说着笑起来，我想他笑得有点紧张兮兮的。

茱莉又回过头去跟香秭讲话，想要重拾假期话题。“所以呢？到底是哪家酒店？”

“我们订的这地方是我在旅游杂志《康德纳斯特旅游者》发现的……”

“还有，讲到酒的消耗量，”我说，“猜猜看，哪个国家的人民平均消耗酒类最多？给你们一个提示，不是爱尔兰。”

“唔，是法国吗？”香秭问。她很客气。

“错，不是法国。卢森堡人是世界上最能喝的家伙。”

“喔。”

“谁想的到呀？”我反问：“是卢森堡！但说正经的，千万别介入卢森堡人和一瓶威士忌之间！”我边摇头边笑。我心里有一部分希望香秭和大卫不会留意到我列举的资料都是 A 字头，可是又有点渴望他们能够发现。我阅读那套百科累计达到三十小时了，实在很想让他们对我的成就“喔”和“哇”一番。茱莉可能感觉到了，要不就是想避免出现进一步的尴尬情况，总之她决定揭穿我的秘密。

“贾各布斯决定要读完整套大英百科，”她告诉香秭，“现在才只看到 A 字头部分，所以你们会听到一大堆 A 字部分资料。”

“百科全书？”大卫说，“读这个真是有够轻松的。”

“就是说嘛，在海滩上阅读会很好。”我说。

“说正经的，你为什么要读整套百科全书呢？”香秭说。我老早就为此问题准备好答案。